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七十回 展佛法救濟群黎 嘗異味欽差歡喜

話說濟公在張大人行轅中預備一切之事，就叫雷鳴、陳亮進書房喝酒。正在一個要吃酒，一個不叫吃酒之際，忽外面人聲大震，都說：「長江水漲起丈餘，高與岸齊，還在那裡漲哩！不到片刻，必要上岸，吾們快向內地逃難罷！」濟公對雷鳴、陳亮道：「吾的說話如何？現在是這時候了，吾們快出去御水要緊。」說罷，就把酒杯「撲哧」往地上一丟，往外面就跑。跑到轅前，只聽遠遠水聲大震，濟公忙叫二□四個大漢分站兩旁，左右各□二人；自己同雷鳴、陳亮即時上台，直至第七層，對著江口正立；吩咐二人分左右站立，雷鳴在左，陳亮在右。濟公雙手打了問訊，口中唸唸有詞。雷鳴、陳亮雖然立在那裡，心中未免膽怯，昂頭向江口望著。不到一刻，只見數□座白山，洶湧而至，此時哭聲、喊聲、水聲、浪聲，四面聚集。雷鳴已嚇的戰戰兢兢，陳亮見水已來至近前，忙問濟公道：「師父你看，水來了！」濟公只是搖頭不言語。陳亮說話之間，水已到二□四人面前，二□四人家嚇的魂不附體，個個想撒腿逃走。焉知濟公預早料定他們必要嚇跑，早用定身法把他定住。那些人雖然心中著急，無奈全身四肢不能動轉，只好仍舊立著，不料水到面前，立時停止，不能再進，像被東西遮隔的一般，只從兩面行轅牆角外流過去，到後面過行轅，仍是一片汪洋，高與樓齊。但見四面流水蕩蕩，人頭浮於水面，有已死的，有未死的。濟公見了，把手一招，那些活人、死屍，都立時應手而來，從水面上跌下來，滾在沒水之地。一霎時，死的活的，堆滿台前，又有許多牛、馬、雞、鴨、羊、豬，也浮沉過去。濟公在台上立了半夜，將近天明，見後面水勢漸衰，不再湧上前來了，知江水已漲盡，不復再漲，這才領著雷鳴、陳亮走下台來。

一檢點從水中救出來的人數，活的有二百餘人，死的有三百四□八人。濟公分付活的走進行轅，烤火烘衣，然後從身上摸出幾丸丹藥來，用水沖成一大碗，就分付二□四個大漢，各人把藥水每個死人給他一口。一霎時三百四□八人，都把水吐出，活了轉來了，濟公也都叫他們到裡面去一同烘烤。濟公自己也走了進來，走至大堂庭中，見張大人高坐堂上，兩旁站立的約有百餘人，都在那裡發呆。張大人見濟公走至裡面，忙起身高聲道：「聖僧真是法術無邊，果然能把江水隔住，不放他進來，現在那水弄退了麼？」濟公道：「要求水退，須等明天辰刻。」張大人道：「這水沖到什麼地方為止呀？」濟公道：「水到石佛山為止，石佛山後沒水。」張大人把舌一伸道：「這水利害，從江邊到石佛山，竟有三百□餘里之遙，怎麼竟衝至那邊呀？」濟公笑道：「我估算下來，這一回須衝沒人家□萬，衝死六□萬人，若要不衝到那邊，那裡會到這個數目？現在四面算來，剛正見方一千里路。我這一次違了天意，救了你閩署的性命，又救了這數百個人，非但泄漏天機，而且大違天意，將來必要遭受重譴。但我和尚也是體天地好生之德，並不是作惡可比，想也不至於□分受罪。」說罷，歎了一口氣。張大人道：「聖僧，我還要在堂上坐著嗎？」濟公道：「此刻水已平定，不必再坐了，我們到書房中喝酒去罷。」張大人聞言，即時吩咐眾人各散，自己跟著濟公進書房落座，一面差家人到廚房吩咐備辦上等酒席。

那家人領命進去，去了半响出來，附著張大人耳邊說了幾句。張大人頓時勃然大怒道：「他平時往往在賬房中透支銀兩，總說多預備酒菜，不料今夜才一發水，他就沒有東西吃，豈不可惡！你去把他拉出去，給我著實捆打。」家人如奉了旨意一般，飛奔到廚房，不到片刻，就把兩個廚子一正一副，都帶到大人面前跪下。張大人問那正廚子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那廚子戰兢兢的答道：「小人姓張，名叫阿福。」張大人道：「你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那張阿福道：「小人今年四□八歲了。」張大人又問那副廚子道：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？」那副廚子道：「小人也姓張，名阿壽，今年四□六歲。」張大人道：「你二人莫非是親兄弟嗎？」張阿壽道：「大人猜的一些也不差，我們正是親兄弟。」濟公在旁笑道：「你二人同張大人倒是五百年前共一家。」張大人也笑起來了。濟公道：「大人瞧吾罷，一者他與大人是同姓，有些同宗之誼；二則他二人年紀已近半百，吃不起這些苦楚的。」張大人道：「瞧你也不妨，只是你救他性命，又給他如此求情，他倒連酒菜也不給你預備，那裡說的去！」濟公笑道：「你我酒菜容易，只須吩咐賬房，把酒菜銀兩交給我，我立刻弄來。」張大人道：「此刻行轅四面都是水，而且高與樓齊，不能進出，聖僧到那個地方去取酒菜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你莫管，這些小事情，我和尚盡能敷做。」張大人即時把二人放了，又叫人到賬房取二□兩銀子送到書房。濟公就吩咐取大氈毯一條鋪在案上，口中唸唸有詞。此時張大人同雷鳴、陳亮都睜著眼睛看，只見那氈毯平鋪在案上的忽然漸漸的高起，高有四五寸方才停止。濟公這才把氈毯揭起，只見滿案都是碗盞，走上前一看，碗碗都是菜，熱氣騰騰，比自己燒的還熱。三人都大驚，相視詫愕。濟公笑道：「菜已來了，大家來吃罷。」又對雷鳴、陳亮道：「徒弟也來吃罷。」雷鳴道：「師父菜雖來了，酒還沒有哩。」濟公道：「容易。」說罷，就取墨筆一支，在壁上畫了一個酒罈子，用手一指，那酒就從罈子裡流出來。濟公吩咐家人把酒壺往壁上去接受，一壺一壺，熱騰騰的放在案上。濟公拿來給張大人灑了一杯道：「這是陳紹，出在紹興府，天下第一名酒，我和尚平生最喜歡喝。大人倘然不愛吃這味酒，我就給你取別的來。」張大人道：「我生平最愛吃的是人參露，師傅能敷取來嗎？」濟公道：「容易。」說罷，又取筆畫了個人參罈子，也像取紹酒一般，用手一指，那露又直流出來了。家人取酒壺去接受，灑在杯中，果然清如秋水。濟公道：「大人嚐嚐這味是不是人參露？」張大人吃一口一辨，非但的是人參露，而且比市上沽來的還好□倍。張大人贊道：「師傅真本領，果然是好人參露！」於是師徒賓主四人，喝酒吃菜。

吃到中間，張大人道：「我雖然自少富貴，奇珍異味都已嘗遍，惟有古人所說的龍肝鳳髓沒嘗過。師傅既有如此大本領，諒必這東西也取得到。」濟公道：「容易。」就取筆在粉壁之上畫了一條龍，畫的頭角崢嶸，像活的一般，長約四五尺。畫罷，又取了柄小刀，先把龍鱗去了，然後再把龍腹剖開，頓時鮮血淋漓。濟公就用兩個指頭伸入龍腹，勾出一副龍肝，其形狀顏色，竟像豬肝一般，吩咐家人洗了，交給廚房去燒制。那廚頭張阿福、張阿壽件件東西都燒過，這龍肝是從沒見過，沒師父教過，那裡燒得來？接了這東西，大家面面相覷，不敢作聲。倒是張阿壽有主意，對他哥哥道：「和尚既然取得這東西來，必然知道爇法，吾們去問他一聲。諒想這東西世上少有，大人也未必來責備我們的。」張阿福道：「不差，倒是兄弟有主意。」於是二人走到書房中，先給大人請了安，又走至濟公面前跪下，給濟公磕頭。濟公道：「你莫非燒制不來嗎？」二人道：「是我二人實在燒不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先開了油鍋，把這東西放在鍋中，只一炸就取起來，用五香末灑了，拿出來好吃了。」二人領命，如法炮制。送到書房，濟公一瞧道：「制的很好，張大人嚐嚐看好吃不好吃？」張大人用筷子鉗一塊一嘗，其味鮮脆非凡，果然好滋味，就大贊道：「好味好味，我平生實在沒有嘗過。只是龍肝的滋味此刻嘗過，那鳳髓的滋味還沒嘗過，再請師傅給我弄一塊來嘗試嘗試。」

濟公道：「好。」於是又起身取過墨筆一支，仍在粉牆上畫成一鳳，也是栩栩如生的一般，取小刀在他頸底下割下一塊肉來，吩咐家人說：「這東西要用文火清燉，不可加人鹽醬。」家人拿著跑到廚房，照濟公交代，囑咐張阿福、張阿壽。二人見只有三寸餘見方、四五分厚薄的一塊肉，恐怕燒了收縮愈加小，張阿壽又想出個主意來，把這鳳髓用鐵釘釘在一塊桂皮上放在鍋中，用炭火漸漸的燒起來。燒了半天，方才燒好，送到張大人面前，張大人拿起筷子把這塊鳳髓鉗來，一並放入口中，也覺其味鮮脆，就嚼了幾嚼，往下一咽，對濟公道：「聖僧真是神仙中人，這種滋味只天上所有。我活了一半世還沒嘗過，今天方才吃到嘴，所以就獨自一個人吃，不與諸位客氣了。」濟公笑了一聲道：「我本只為大人一個人吃，所以才割了一些。我兩個徒弟，他常常跟我，要吃就好取給他吃，不必給張大人爭這口福。」雷鳴一想：我師父真勢利，我二人跟了他數年之久，從未見他弄這東西給人家吃的。今天看他欽差大人，特地施弄法術趨奉他，那裡輪得到我們，倒還說這等面子話哩。濟公笑道：「雷徒弟，你不輸服這塊東西嗎？你莫要怨我，晚上你要吃多少，我准給你取多少，斷不食言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忽聽外面一陣鬧，有一件岔事。欲知詳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